

作家与作家

## 周氏三兄弟

杨远新

周氏三兄弟，职业不同，分别为媒体记者、乡村教师、机关职员；年龄悬殊，老大与两个季生弟弟相差12岁，但自幼受屈原文化的熏陶，都成为了作家。三兄弟自选自编作品集《三滴水》，超凡脱俗，与众不同，实属文坛先例。

平日，我只要得知周氏三兄弟有新作问世，都会千方百计找来研读领会。三兄弟的作品各有倚重。老大大江南倾情开掘老五届七十万大学生军垦生活的丰富矿藏，散文速写纪实传记将他们在洞庭腹地南湾湖经受的洗礼与成长表现得淋漓尽致。老二运曦则用诗词歌赋传递屈子精髓。老三德才（运曦）融入人间烟火，用小说散文表达底层劳动者的辛酸苦辣咸甜。

我与周氏三兄弟，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特殊情缘。

江南是我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手把手辅导我如何采访，怎样写作。我每次送稿去位于长沙黄土岭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他都会接到他家吃饭。因了江南的辅导，我的习作《湖滨春暖》《戴笠伯娘女儿》《朝鲜归来情似火》等，从黄土岭的电波飞向三湘四水、大江南北。江南师为了托举我，还亲笔写下《幼苗在春天里成长——记中共汉寿县县委、常德地委关心青年作家杨远新成长的事迹》，既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又在相关刊物发表。他为了把我引领到更加广阔的天地，还特别向省人民广播电台领导推荐我，调我做记者。为此，时任站长、后升任台长的王本锦率人事部门的成员，亲临汉寿对我进行考察。

那时，他的作品有的成为我提高写作水平的范本，《又见柳梢绽春色》《一束历史的聚光》《浩气激荡千层浪》等，以其凝练的文字、深邃的思想、澎湃的激情，彰显了其独特的功力和魅力。

运曦是我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我从汉寿县创作组调到县文联做文学专干，在陈定熙副主席领导下，创办《沧浪》文学月刊，举办沧浪笔会。那时文学作者凤毛麟角，我打起灯笼火把全县寻找作者。运曦是我寻找到的首届沧浪笔会的18位作者之一。我主编《沧浪》创刊号，他赐稿散文《春雨》。此后他的作品如沅水波涛，连绵不断。字里行间，热爱家乡，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热爱教育事业的感情特别浓厚，文笔看似平淡朴素，实则娓娓道来，让读者如临其境。沅水是他创作不尽的源流，他为人处事也像沅水一样重情重义。

德才（运曦）是我弟。最初我并不知道他。年幼时的周运曦过继给安乡陈家嘴的彭姓人家，改名换姓，在异乡生活了二十二年。养父养母视他如己出，他敬养养父母如亲生。这在他的《饭碗》《耙把的思念》《跨越沅澧两水的养育恩》等多篇散文中均表现得情深意切，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第二故乡的怀念，对养父养母的感恩。他受大哥江南的熏陶和影响，痴迷文学，佳作迭出。我真不知道他是在《沧浪》文学兴起之际，一天我在汉寿县城北正街见到他，隔老远就与他打招呼，他朝我笑笑，一脸茫然。我莫名其妙，不得其解：周运曦今天是怎么啦？为何与我像素不相识的人？我回家将这事讲给家里人听。我大弟说：你见到的肯定是彭德才，而不是周运曦，这对季生兄弟长得特别像。我问：你怎么知道？他答：我和他在一个单位上班。那是1984年底，他从安乡回归汉寿不久。此后我与他一来二往，他成了我的好兄弟。

我与江南、运曦、德才（运曦）亦师亦友亦兄弟。愿我们的情谊像沅澧之水，既清且甜，长流不断。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周江南，湖南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周运曦，湖南省作协会员；周运曦，常德市作协会员。）

## 芙蓉镇的心跳

蔡建文

去芙蓉镇，你不用担心找不到进镇的路。隔镇子还有几里路，你便会听到轰隆隆像是一串串闷雷滚过天际的声音。纵然是你听不懂那些粗犷、有些沙哑的湘西口音，但你却知道，芙蓉镇到了，因为你听到了芙蓉镇的心跳！

芙蓉镇是幸运的，因为她有那挂从天而降的瀑布，由此她便有了心跳，有了呼吸，有了灵魂。没有这挂瀑布赋予芙蓉镇心跳，芙蓉镇就不过是湘西崇山峻岭的褶皱中间一个普通的土家村寨，即使刘晓庆天天在这里卖豆腐，也不会让我们三番五次的来到这个偏僻的山坳，更不会让我所住民宿隔壁房间的那对外国夫妻，居然从万里之外的异国飞过来，痴痴地站在瀑布前发呆。

这一次来芙蓉镇，我特地把住宿地定在了瀑布边的一个吊脚楼里。最先冲击感官的便是瀑布的声音。它不似江南溪流那样温婉柔美，也不像大海波涛那样狂啸喧嚣，她的声音是响亮的、清脆的，带有撞击感和层次感的。走到阳台上，便看到左前方那道飞流而下的瀑布，像万千匹银白色的骏马从天际边的崖顶狂奔而来，分两级坠落到绿如翡翠的深潭，然后化着水流，缓缓地向你楼下流来。瀑布两边是层层叠叠飞着檐翘着角的吊脚楼，像一根根黑色的藤萝攀附在绝壁之上，倒映在河水之中。

从我的角度看过去，似乎是瀑布把镇子从中央哧地劈开，分成两半，也像是一座座吊脚楼小鸟一样飞翔在瀑布的左右。穿过一间一间散发着酒香和湘西腊肉烟熏气味的店铺相夹着的青石板路，我们循着愈来愈激烈的轰鸣声来到了瀑布前面。只见一股激流从远方一片绿色掩盖的崇山峻岭中倾泻而来，挣脱两岸崖壁的纠缠，如奔腾的万马，带着隆隆的蹄声，争先恐后地奔涌到千仞绝壁之巅。面对前面的深渊，奔涌的激流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与义无反顾的豪迈，毅然决然地纵身一跃，带着一种原始而野性的力量，撞落在青色岩石上，发出了一连串雷般的闷响，如万鼓雷鸣，让人仿佛进入了一个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六十米的落差，四十米的宽度，构建出汹涌澎湃的气势和万顷雷雨的巨响，让我们的心脏和脚下的青石板

都为之震动！

在距离芙蓉镇几十里外的莲花洞，一股水流通过一条名为盘盘溪的小河，从大山深处一路蜿蜒而来，经过这个以前叫王村的地方，形成瀑布，然后汇入酉水，经过沅水一路流淌着汇入洞庭湖，由此入长江，达大海。

这挂瀑布孤独地流淌了几千万年。直到2000多年前，某个土家寨的汉子经过这里，也许是看上了这里的灵秀与丰饶，更可能是感觉到与瀑布的性格相投，于是在瀑布旁的绝壁上建起了第一座吊脚楼。随后便引来越来越多的土家族人，在这里聚居，在这里生儿育女，代代繁衍。一千多年后，土家族土司王朝在这里建起了起始都王府，由此土家族王朝从这里开始，演绎了818年的辉煌历史。于是，这里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王者之村”，取名王村。

芙蓉镇瀑布还有一个奇妙之处，那就是不只是可以远远地看，而且我们还可以从瀑布中间穿过。也许是瀑布考虑到把镇子劈成两半给人带来的不便，便在第二级悬崖边与瀑布之间留下一个空隙，正好让人通过。进入悬崖边的栈道，一边是悬崖，一边则是飞流直下的瀑布，在我们的眼前构成一道白色的雨帘，你把手伸出去，便可以抚摸这从湘西大山里流过来的瀑布，溅起的水花像雪一样打在你的脸上，凉凉的，柔柔的。

夜晚，带着包谷烧的几分酒意，我们回到民宿。但此时是不可能睡觉的，因为这是听瀑的最好时光。坐在阳台的小木椅上，此时瀑布两侧的吊脚楼悬挂的灯笼次第亮起，整个古镇笼罩在一片橘黄色之中。瀑布被打上或蓝或黄的灯光，水流变幻着柔润的彩色光芒，酉江则氤氲着暖黄色的光雾。山间的喧嚣趋于沉寂，瀑布的海声愈发清晰起来。你眯着眼睛，听着瀑布声裹挟着山间微凉的晚风，一遍遍漫过来，层层叠叠，不急不躁，不轻不重，让你的肺腑为之畅爽。

离开芙蓉镇，瀑布声一直把我送到了高铁站。高铁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呼啸着把我带回到那个繁华而又喧嚣的都市。我没有办法带走这里的一滴水珠与半缕烟火，但我却带走了芙蓉镇强劲而纯粹的心跳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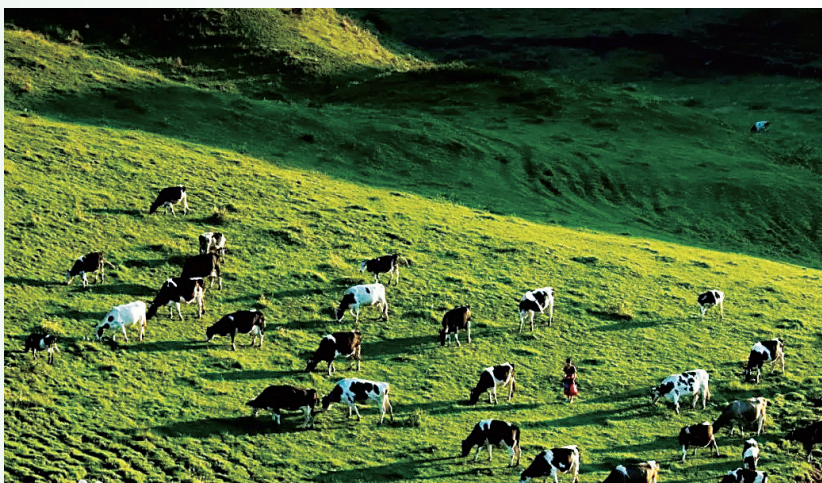
南山牧场。

通讯员 摄

城步苗族自治县老科协曹正城同志携《南山赞歌》热忱相邀，嘱我为书卷写几句开篇语。一张张熟悉的面容出现在眼前：王震、王首道、毛致用、屠敏仪、石崇斌、王显密……展卷细读，那些出自亲历者、见证者、奋斗者笔下的文字，字字句句质朴真挚，如涓涓流淌的山间清泉，汇成一首属于南山的时代长歌。回溯往事，我曾以下乡知青的身份耕耘于乡土，后来做湖南日报记者时又“三上南山”。在这里，能有机会就南山说几句留在我心灵深处的话，于我而言，既是晚年的殊荣，更是初心的回响。

在我心中，南山是一曲激越苍劲的战歌。歌声里，回荡着革命岁月的烽火余韵。1934年9月，红六军团征战至城步，军团首长向坚守丹口莲花桥的51团三营营长周仁杰下达指令：“待军团主力越过大南山的天鹅界、围州界，你们就算完成了坚守防御的任务。”疲惫的将士们穿行于连天草甸，那一片苍茫辽阔竟让沉重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放缓。军团首长王震站在山巅，极目远眺，慨然立誓：“等革命胜利了，一定要在这里办个大牧场！”四十年光阴流转，将军初心未改，以战旗挥戈的魄力启局开路，破解“路、电、优质奶牛、牧草改良、鲜奶加工”五大难题，为南山牧场筑牢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根基。

歌声里，激荡着建设年代的开拓豪情。七十年前，950名长沙、邵阳的知识青年响应“向荒山进军”的号召，带着青春热血，义无反顾地踏入这片沉睡千年的亘古荒原。山高水冷，风烈兽扰，“种谷不结粮，造林不成荫，经济作



南山牧场。

通讯员 摄

物收效甚微”的困境如阴云密布。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石崇斌等“南山108将”刺破指尖，以热血书就誓言：“团结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不畏艰难险阻，不向困境低头，誓在南山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建设南山共青城而奋斗到底！”此后，六批共2572名知青奔赴而来，256人选择扎根坚守。他们以茅棚为家，凿山开路，向农牧民虚心求教，终让荒原焕发新机——十万斤玉米满仓，万斤药材飘香，四百余头黄牛、四百余头生猪、一千二百只白鹅悠然觅食，还种出了亩产八千四百公斤的白萝卜、亩产六千五百公斤的糖萝卜。制糖厂、制药厂、制酒厂、电站相继落成，他们在云端高筑“共产主义青年城”，让战歌在岁月长河中愈发嘹亮。

在我心中，南山亦是一曲悠扬清润的牧歌。城步南山，静卧于越城岭与雪峰山脉的交汇处，是大自然悄然勾勒的一方秘境。一百五十二平方公里的疆域内，二十万亩草山如绿涛漫卷，从山脚层层叠叠铺展至平均海拔一千七百六十米的云端。这里既有北方草原的辽阔坦荡，又含南山山水的灵秀气韵，被誉为“南方的呼伦贝尔”。多情的大自然，从来都只将硕果馈赠给予土地共生的坚守者。当年知青们用血汗浇灌的荒原，如今已化为“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人间胜境。连绵起伏、星罗棋布的草山坡上，牛群在晨光中啃食着带露的青草，吮声与远处挤奶站的轻响交织成韵；国家公园的生态长廊徐徐铺展，云雾时而如轻纱漫过草甸，时而似白帆浮于山岗，游人踏着青草而来，笑意与牧人的吆喝声一同消散在风中。这悠扬的牧歌，是

大自然对坚守者的馈赠，是悠悠岁月对开拓者的温情回响。它让南山在激昂之外，更添几分沁人心脾的温润。在我心中，南山更一曲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歌。这歌声里，有决策者高瞻远瞩的运筹，有建设者默默耕耘的执着，有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的坚守，更有每一位创业者不屈不挠的韧性。生命的雄浑，就在于每一代都能踏着前人的足迹，又闯出自己的新路。

早年垦荒队员披荆斩棘，1960年前，三次重农轻牧式开发，终因违背自然规律难以为继；1975年转向“以牧为主”，又陷入“牛越多、亏损越大”的窘境，牲畜死亡、冬季产奶锐减、买草耗资剧增。英雄的南山人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他们懂得，坚守不是墨守成规，开拓更需顺应规律。1976年起，南山人博采国内外牧业之长，引进优良牧草，大规模兴建人工草场，以顺应自然的智慧破解发展困局。时光不负耕耘者，牲畜冬春掉膘死亡的现象渐次得到遏制，载畜量与产奶量大幅跃升，南山终于踏上了现代化牧场的征程。2008年乳业危机中，南山人又以“铁腕管控奶源、敞开收购合格鲜奶、兴建集中式自动化挤奶站”的担当，守住了品牌信誉，更守住了为民初心。一代又一代人的心血浇灌，凝结成“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崇德尚实、敢为人先”的南山精神。

遥望南山，思绪如潮，恍若穿越半个多世纪的风霜。初赴南山时，我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如今已过七旬。案头那张1982年9月18日我在南山之巅拍摄的牧场全景照片，黑白光影里已然雕刻了四十三个春秋。写到这里，客厅的电视机里传来了2025年湘超夺冠的欢呼，那声响如海浪翻涌，唤醒了心底尘封的往事。令我们百感交集，让我想到，在潇湘热土，从来不缺感动天地的故事。是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采，但青春从来只敬热爱，凯歌终属于与时代同行的奋斗者。

岁末年初，春光将至。这曲萦绕心灵的南山之歌，正伴着“两山”理念的春风，循着“三高四新”的美好蓝图，在岁月的长河中续写更壮丽的华章。这是一片土地的涅槃，更是一种精神的永生，一种文明的传承；唯有坚守初心、顺势而为、勇毅开拓，才能让生命之歌永远嘹亮，让脚下的土地永远焕发新机。

劳作，将古老农耕智慧，融入朝夕的山野耕耘。桐语不只关乎农事生计，更揉进村寨柴米油盐的细碎日常，酿成独有的乡土温情。孩童贪玩荒废学业，长辈会轻声嗔怪：“你多喊你去读书，你却去爬桐子树”；为人处事周密妥帖，却更爱打趣“桐油奋斗——滴水不漏”；做事拖沓被动的人，常被笑喻“桐油灯盏——拨一下，亮一下”。调侃山寨的谚语、俗语、歇后语，有幽默，有劝勉，更蕴藏邻里和睦、教子持家的淳朴乡风。岁月缓缓流转，湘西大山的油桐林岁岁枯荣，春日桐花如约漫山绽放，山风常年萦绕醇厚的桐油暗香。那些温润的乡土桐语，依旧在老人嘴边娓娓道来，也渐渐被年轻后辈记在心里、代代相传。它们织入村寨悠长岁月，融进山民世代血脉，悄然守护着古老农耕文明与乡土民俗的根脉。桐花寨这座藏在湘西深处的村寨，伴着油桐岁岁花开花落，守着一脉绵长桐语文脉，在悠悠时光里静静伫立，历久弥香。

## 漫山桐语织光阴

邹世安

观天象。湘西早春多倒春寒，天气乍暖还寒，寨中人却从容有度。见桐花苞被寒冰冻得发蔫，便记起了“放牛娃儿不要耍，还有三月冻桐花”，从容添农劳作，不误春耕。桐花开得艳红，便知道“桐花花红，干死哇虫”，静候禾苗茁壮；若“桐花雪白”，便早早疏通沟渠，防备“干地成泽”。若“桐叶微微垂”，老人们便知“两三天内雨纷飞”，即刻收进院坝里晾晒的粮食。这些由桐衍生出的乡间俗语，是山林与村寨的温柔私语，贴合天时，顺随节令，岁岁守护一方农事安稳。

桐花谢后，桐语又成了山民预判年成的标尺。夏风穿林而过，桐花飘落河面，老人笑着念叨：“夏风起，桐花落，野生河虾满江河”，孩童便提着捞兜，欢欢喜喜奔向河边。若花期恰逢冷风过境，长辈便心生忧心：“桐子开花吃冷风，十颗桐子九颗空”，随后

## 南山，我们心灵深处的长歌

欧阳斌

桐花寨的风，常年裹着淡淡的桐油清芬，掠过山野田埂，绕着青瓦屋角，轻拂绵软的油桐林。祖辈口耳相传的桐语老话，藏进油桐的根、茎、叶、花、果间，织染着村寨的岁岁光阴，融进了山里人代代相承的烟火日常，沉淀进湘西温润厚重的农耕文脉。

春风掠过脉脉界山头，山上桐树次第抽芽展叶。寨里老人蹲在田埂上，捻起泥土，望着舒展的桐叶，随口念道：“桐叶马蹄大，稻种下泥无牵挂”。待到漫山桐花盛放，粉白花瓣铺满山野，“桐树开花，正种芝麻”的老话便在村寨间传开。山民们扛锄携种，走向田间地头，脚步安稳，心底笃定。依桐树时序耕耘，是祖辈留下的规矩，更是人与自然相依共生、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就连浸谷种这种关乎年成的大事，人们也谨遵古训：“穷人不要听富人哄，桐子树开花浸谷种”。朴素的俚语里，藏着庄稼人对时节的敬畏，也恪守着乡土农耕恒久不变的自然节律。

桐花寨人倚桐树辨农时，凭桐语